

将将少年文库

文学·美·阅读

〔日〕宫泽贤治 著 宋刚 译

水仙月四日

来自大自然的哲理童话

日本全民票选“千年来备受欢迎作家”第四名

中信出版集团

宫泽贤治童话集

水仙月四日

[日] 宫泽贤治 著 宋刚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仙月四日 / (日) 宫泽贤治著 ; 宋刚译 . -- 北京 :
中信出版社 , 2018.1
(宫泽贤治童话集)
ISBN 978-7-5086-8114-6

I . ① 水… II . ① 宫… ② 宋… III . ① 童话—作品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1919 号

水仙月四日

著 者 : [日] 宫泽贤治

译 者 : 宋 刚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 : 6.5 字 数 : 100 千字

版 次 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8114-6

定 价 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序言

宫泽贤治的风、花、雪、月、心

日本近代文学中，自然主义是难以避开的风景。但这风景之中，大多是人类的阴暗、堕落和欲望。宫泽贤治与自然主义毫无瓜葛，他的作品中，远山、森林、月光、草原、云峰……个中蕴含的意境远比风景更深邃，富含的哲理冥思远比意境更深刻，仿佛整个宇宙都包容在内。他的作品，称得上与“自然”进行了最完美的融合。

在日本儿童文学中，杂志《赤鸟》是最高的那座山峰。但这山峰之巅，大多是人气作家和他们宣扬的劝善惩恶。宫泽贤治曾经被《赤鸟》的主编轻视过；五日元，是宫泽贤治毕生获得的全部稿酬。但我觉得，只有宫泽贤治，才是真正在用赤子之心浇铸梦想的作家，他燃烧自己进行着文学创作，

把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寄寓作品中。

生活充满了机缘巧合，让我有幸担任“宫泽贤治童话集”的译者，再次走进这位文学大师的童话世界，感受他不流于世俗的风、花、雪、月、心。

宫泽贤治笔下的风，是《风又三郎》中的风。乍一看，是与主流格格不入的奇异旋风；两三页之后，又化作了拨动心弦的剪刀春风；十页之后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北风其凉，雨雪其滂。读罢置于案头，却能留下润物熏风，绕指余香。通读宫泽贤治，虽会有三秋叶已落的伤感，却能得到二月花将开的希望。

宫泽贤治笔下的花，是《白头翁》中的花。看到她，就好像看到了初春那第一缕和煦的暖阳。花儿的头上，永远是银色镜子一样的白云。花儿的背景，无论何时都是白雪皑皑的山岗。花儿的灵魂，就在小岩井农场，就在七座平缓的山丘，就在岩手县的花卷——那里是宫泽贤治心中，唯一圣洁的“天堂乡”。

宫泽贤治笔下的雪，是《水仙月四日》中的雪。那个世界的雪狼，可以踏进朦朦胧胧的雪云，于四海翱翔；那里的

雪婆婆，可以让太阳公公脸色煞白，让大海掀起滔天巨浪；那里的雪童子，可以用雪花，偷偷做成保住孩子性命的厚衣裳。

宫泽贤治笔下的月，永远挂在黑缎一样的夜空，散发着皎洁的白光；宫泽贤治的星，永远像青玉、钻石、露珠……聚集了世间所有的美好。宫泽贤治的世界里，那纯白蓬松柔软的云峰，永远有穿着橡胶鞋的青蛙在忘情欣赏；宫泽贤治笔下的森林，永远有墨绿杉树的秀美，有夏日的阴凉，还有月光色的草坪和怡人的清香。

宫泽贤治笔下的心，是《要求太多的餐馆》中好奇的心，是《座敷童子的故事》中游戏的心，是《山男的四月》中纯朴的心，是《银河铁道之夜》中透明的心，是《贝之火》中同情的心，是《奥茨贝尔与大象》中友爱的心，是《银杏果》中与母亲依依惜别时的游子之心。

感谢宫泽贤治，让我们得以有机会回归自然母体，感受她的恩赐和爱。让我们再一次发现日出是如此可爱，月光是如此动人……让我们再次忆起故乡的风，山侧的花，纯白的雪，无忧的月，最初的心……

孩子们的心，是一片纯净的土壤，若是种下叫作宫泽贤

治的种子，终有一日，这些种子会萌芽，继而茁壮成长、开花结果。将来的他们，会和现在的我们，或多或少有些不一样。

那将会是一个净琉璃般的世界，一个我们再次与宫泽贤治相遇的世界……

宋 刚

2017 年秋于北京



序言 宫泽贤治的风、花、雪、月、心 / 宋刚 I

水仙月四日 002

老鼠阿财 018

老鼠阿君 030

闪光的赤脚 046

双子座 086

滑床山的熊 120

鹿舞起源 140

黄色西红柿 160

猴头菇 184

它们一边还在招呼着：

“哗……在西边……

哗……在东边……

哗……在西边……

哗……在南边……

哗……在西边……

哗……”

水仙月四日



雪婆婆出了远门。

雪婆婆长着一对猫耳朵，灰白的头发，她越过西山上耀眼的碎云，去了远方。

一个孩子，裹着红色的小毛毯，满脑子想着甜甜的蜂窝糖¹，顺着大象脑袋形状的雪丘下的小路，急匆匆地往家赶路。

“你瞧，把报纸卷成尖尖的喇叭形，呼呼地吹一吹，煤炭就会冒出火焰，像鬼火一样。然后呢，往锅里放一把红糖，再放一把粗粒白糖，加水，然后咕嘟咕嘟咕嘟地熬就行了。”

孩子一边急着赶路，一边把所有的心思，都放在了如何做蜂窝糖上。

澄澈清冷的天际，太阳公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燃烧着耀眼

1. 蜂窝糖，红糖加水煮沸至焦糖状，加入小苏打搅拌，发泡冷却后的糖果。——译者注

的白色烈焰。

太阳公公的火光，笔直地射向四面八方。每次落下光芒，都会将沉寂的高地上的雪，照得如同一片明晃晃的石膏雪板。

两头雪狼，呼哧呼哧地吐着鲜红的舌头，走在大象脑袋形状的雪丘上。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这种动物的。可一旦是北风呼啸的时候，它们便从高地尽头的雪上一纵身，踏进朦朦胧胧的雪云，在天空中翱翔。

“喂，不是说过不能走太远嘛。”雪狼的身后，缓缓走来了雪童子。他的脑袋上扣着白熊毛皮做的三角帽，脸蛋儿像苹果一样泛着红光。

雪狼们晃晃脑袋，忽地原地转了一个圈儿，又吐着鲜红的舌头，跑了起来。

仙后座，
水仙已将盛开，
快用用力，
转起你的玻璃水车。

雪童子仰望着湛蓝的天空，向着看不到身影的星星呼喊。



从那天空上，洒下了青色的光，
化作波涛，汹涌而来。雪狼们正
在远处，呼哧呼哧地吐着赤焰般
的舌头。

“喂，快回来，喂！”

雪童子气得快要跳起来了。
雪童子的影子，本来一直清晰地
落在雪地上，此时，忽然化成了
一道白光，雪狼们猛然竖起耳朵，
一下子全跑了回来。

仙女座，
蓟花已将盛开，
快喷一喷，
你那灯瓶中的酒精。

雪童子像风一样，开始登上
那大象脑袋形状的山丘。雪被风
吹得硬邦邦的，像银色贝壳一样

守护着山丘。山丘顶上，立着一株高大的栗树，树上缠绕着美丽的金色槲寄生，挂满了球形的小小果实。

“去给我摘来。”雪童子一边登上雪丘，一边喝道。

话音刚落，一匹雪狼扫了一眼主人那玲珑玉齿上的寒光，便像弹力球似的一下子冲出去跳到树上，撕咬起结有红色果实的槲寄生藤蔓。雪狼在树上左右扭动着脖子，影子落在山丘的积雪上，显得又大又长。槲寄生的藤蔓青色的皮破了以后，露出了黄色的芯，接着就从树上断落下来，正好落在了刚刚爬上丘顶的雪童子脚边。

“好乖。”

雪童子夸完雪狼，拾起了槲寄生枝，遥遥地望着翠绿与银白相间的原野，那里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小镇。河流一闪一闪地泛着粼粼波光，停车场的方向升起了缕缕白烟。雪童子把目光转移到了山丘脚下，刚刚那裹着红毛毯的孩子，正埋头走过山脚下窄窄的雪径，一心赶往山中的家。

“那小家伙，昨天刚用雪橇拉走了木炭，今天又换了砂糖回来啊。”

雪童子笑着，嗖的一下将手中的槲寄生枝，扔向了孩子的方向。树枝像子弹一样，直直地飞了出去，正落在孩子的眼前。



孩子吓了一跳，捡起树枝来，看看这边，看看那边。雪童子又笑了，嗖地舞了一下皮鞭。

清空中，原本没有一片云彩，那群青色，像是细细打磨出来的。可雪童子一挥鞭，漫天就立时飘起了白鹭羽毛般的雪花。原野上的积雪、啤酒色的阳光、茶褐色的扁柏，组成了静谧而瑰丽的星期日。飞舞的雪花，更添了几分灵秀。

孩子拾起榦寄生枝，继续努力赶路。

等到瑰丽的雪花落尽之后，不知何时，太阳公公已经移驾到更远处的天空去了。在那里的行宫中，太阳公公重又燃烧起了耀眼的白色烈焰。

紧接着，从西北方吹来了徐徐凉风。

天空都已经感到阵阵寒意了。在东方遥远的海面上，可以听到一声微弱的咔嚓声——仿佛天空解除了什么装置似的。不知何时，太阳公公脸色煞白，像是一面镜子，有几个小黑点，正飞快地横穿过镜子的表面。

雪童子把皮鞭夹在腋下，两手牢牢地抱在胸前，双唇紧闭，直盯着那风吹来的方向。雪狼们也伸长脖子，频频望向那里。

风势渐强，吹得雪童子脚边的雪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还不断向身后流去。不一会儿，对面的山顶上，便噌地腾起了一片白



烟似的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西方的天空，已经完全灰暗下来。

雪童子的眼中射出精光，像火一样。天空全然变成了白色，风像要撕裂天地似的，带来了干燥的雪粉。那个方向布满了灰色的雪，是雪还是云，已经分不清了。

山脊像被碾压、被刀割一般，处处发出声响。不论地平线还是小镇，全被卷入了灰色的雪粉之中。只有雪童子笔直的白影，还在灰色的风雪世界中时隐时现。

从那撕裂天地般的风的怒吼中，传来了一个邪魅的声音：

“呜——磨蹭什么呢？快下雪，快下雪！呜呜——呜呜呜——快下雪，快让雪花飞舞起来！还磨蹭什么呢？到了紧要关头了！呜——呜——我还特意又带来了三

个帮手呢！快！快下雪啊！呜——”

雪童子像触电般猛地飞了起来——是雪婆婆驾到了。

啪，雪童子的皮鞭一震，雪狼们一下子也飞了起来。雪童子面色铁青，双唇紧闭，连帽子也被狂风卷走了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快给我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！不要偷懒！
呜——呜——快给我好好工作，今天这一带可是水仙月四日啊！
快，好好干！呜——呜——”

雪婆婆那灰蒙蒙冷冰冰的银发，在风雪中盘旋成旋涡。从不断翻涌的黑云间，还能看到她那尖尖的耳朵，还有射出金光的眼。

从西方原野上，雪婆婆又带来了三个雪童子。他们一个个也面无血色，咬紧着牙关，相互之间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只是匆匆忙忙地不断来来回回挥舞着皮鞭。此刻，天与地，山与雪，已经连成了一片，什么和什么，都已经分不清了。可以听到的，只有雪婆婆来来去去发出的号叫声、雪童子们的挥鞭声，还有九匹雪狼奔跑在雪中发出的喘息声。忽然之间，雪童子无意中听到，狂风的遮掩下，传来了一丝哭声，那是刚才那个小家伙。

雪童子的眼眸中，划过了一道不寻常的光。他伫立在原地，思索了一阵，又忽然猛地挥动皮鞭，朝着孩子的方向跑去。